

克隆斯達起義之研究

一起義之背景

一九二一年，蘇俄經長期內戰之後，國力疲竭，人民處於絕望邊緣，幸而戰火平熄，國際干涉與封鎖均趨和緩，但俄共不圖改善人民生活，仍施行戰時共產主義，使民心更加消極，災荒蔓延，餓殍遍野，即共黨視為社會中堅之工人，亦不得溫飽，人民仇恨共黨，達於頂點。於是，各地農民暴動，工人罷工，如野火春風，有燎原之勢。

一起義之導因

災荒嚴重，糧食供應不既，彼得格勒人口糧（俄語Payok）一再被減。至一九二一年二月，竟無以爲食。各工廠自派征糧隊，下鄉征糧。因農民存糧多被搜刮殆淨，征糧隊亦無糧可征。於是多數工廠被迫關門，工人因而失業，生活陷於絕境，積壓人心之反共怒火於焉爆發。

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，彼得格勒重要工業區瓦西里島之工人在鋼管廠工人領導下，聯合罷工。參加罷工者有：柏特羅尼兵工廠、巴爾尤斯基紗廠、蘭斐工廠等。

彼得格勒市蘇維埃拒與工人談判，甚且成立戰時防衛委員會，派謝維諾夫作主席，派軍校學生以刺刀驅散罷工工人集會。因而觸怒瓦西里也夫島全體工人，遂密遣代表鼓動海軍船塢及造船廠工人，擴大罷工範圍，並於翌日聯合舉行示威遊行。共黨仍藉武力予以

驅散，大肆逮捕罷工工人。

彼得格勒市蘇維埃於二月二十六日集會，譴斥罷工者爲「工棍」、「騙子」及「反革命」，並通過決議，解散鋼管工廠；停配該廠人口糧。同時宣佈戒嚴，禁止罷工遊行，管制城鄉交通。此等措施不啻火上加油，激起工人公開反對政府，並提出「政府應改變政策」、「取消戒嚴令」、「予人民言論、出版、集會自由」，「釋放被捕之社會黨及無黨無派工人」等政治性口號。共黨老羞成怒，索性調集大軍，實施特別戒嚴法之兇暴手段，摧毀工人罷工。

一起義之開端

克隆斯達城海軍水兵獲知上情後，舉軍譁然，對共黨政府之暴虐，異常不滿。以彼得帕夫洛夫號旗艦之水兵爲首，聯合西瓦斯拖撥爾艦水兵，共同通過下列決議：（一）克隆斯達蘇維埃已不能代表工農之意志，應以祕密投票方式予以改選；（二）應予工、農及各黨派言論、出版、集會自由；（三）釋放因工運被捕之各黨派人士；（四）取消軍隊政治部，任何黨派不得以國家財源宣傳一己主張；（五）取消共黨特種部隊組織；（六）應即召開彼得格勒省、市及克隆斯達無黨無派之工農兵代表會議，討論解決勞工及建立自由選舉之政府等問題。此等決議獲得駐克城水兵及紅軍一致支持。并由水兵組織一委員會，往彼得格勒市調查工運實況。

三月一日，克隆斯達水兵、紅軍及船塢工人在耀康納方場舉行羣衆大會。俄共中央派在農民中具有聲譽之加里寧及波羅的海艦隊

政委庫茲敏出席，疏導不滿情緒。會中，先由從彼得格勒市調查工作實況歸來之水兵委員會提出報告，證實外傳共黨政府迫害工人諸事「連最壞者都屬正確」，立即引起會場騷動。在羣情激動中，彼得帕夫洛夫號水兵提出前述議案經大會順利通過。加里寧發表演說勸阻未果，鎗羽而歸。大會並決定派代表團至彼得格勒，與該市工人及駐軍連繫，惜行藏不密，方達該市，即遭逮捕，永無下落。

三月二日，在克港教育大廈，舉行克隆斯達蘇維埃代表大會。大會譴責對蘇維埃之官僚作風，並要求重新組織無黨無派蘇維埃，但對共黨仍維持友好。大會鑒於庫茲敏等二人不可信任，且對革命工作阻礙甚大，遂將之驅離會場，並加以扣押。會中有人動議，將與會共黨代表全部扣押，未被接受，咸認共黨應與其他代表居於同等地位。

大會進行中，顧慮共黨以武裝進行鎮壓，遂決定將大會主席團改為臨時革命委員會，負責維持秩序，保衛城市，並籌備改選蘇維埃工作。

四 政治前哨戰

共黨勸阻克港起義無效，乃展開政治攻勢，企圖分化與孤立革命組織，並置重點於隔離克港與彼得格勒市工人運動間之連繫。同時，由各地抽調嫡系共軍，集中克城附近，準備軍事進攻。

三月二日，俄共政府正式下令譴責克港起義為叛逆，係由沙皇將軍考茨洛維斯基所統領。按克城確有考某其人，但他僅係托洛茨基委派之砲兵專家。同日，勞工與國防兩委員會亦下令：（一）宣佈克港起義為非法；（二）宣佈彼得格勒省、市為戒嚴區；（三）指定彼得格勒防禦委員會為該區最高權力機構。

謝維諾夫領導之防禦委員會，根據上令完成左列措施：（一）禁

止集會、罷工或怠工。所有工人立即返廠工作，如敢故違，就地格殺。（二）實行清城，逮捕同情起義之工、農及軍人。（三）將「政治不可靠」之駐軍迅即調離距彼得格勒省遙遠之邊遠地區。（四）拘捕克港起義官兵家屬，作為人質。

三月三日，俄共電台向世界廣播，指摘克港起義係協約國間諜所鼓動，一切叛亂計劃皆訂自巴黎。

三月四日，彼得格勒防禦委員會派機飛臨克港上空，散發傳單，進行心戰，並要求以扣留之官兵眷屬交換被押之共產黨員。

為完成軍事進攻之精神動員及心防工作，共黨一方面利用報刊、廣播大肆心戰宣傳；一面派大量煽動份子四出活動，蠱惑人民支持共黨對克港施用武力。此外於三月四日舉行彼得格勒市蘇維埃大會，唯有共黨黨員始能憑證參加。會中謝維諾夫發表演說，以如簧之舌對克港起義橫加污蔑，致羣衆受其欺騙，羣情狂怒，共黨幹部葉杜基莫夫伺機提出備妥之提案，認定克港起義犯「發動反革命暴動與推翻蘇維埃政權」罪狀，應以武力迫使投降。此一提案立獲通過。會中，部份代表對俄會之狂吠懷疑，對以武力進攻克港更不贊同，但以懾於淫威，不敢表示意見。

克港革命組織並未為共黨之政治攻勢打倒，反而團結愈鞏固，革命熱情更高漲。共產黨員因受感動而參加該革命組織者甚多。

為加強與羣衆連繫，臨時革命委員會從彼得帕夫洛夫號遷入克港「人民之家」，並完成左列處置：（一）維持克港秩序；完成市內要塞、砲壘之政治組織，並籲請各業各界，各就崗位努力工作。（二）強化心戰宣傳：出版「消息報」，並加強廣播，以宣揚革命宗旨，揭穿共黨陰謀。（三）調整配給制度：堅持「人人權利平等，不得享受特權」。除醫院及托兒所可享特別配給外，其他人員配糧一律平等（按共黨之配給制度，軍人優於工人）。此項決定，經水兵

投票，自願放棄特權。（四）決定鬥爭策略：放棄暴力政策，採取和平方式完成革命，祇有自衛時，才不惜流血。基此，對共黨及其家屬均寬待，並勸克港人民亦不得過份攻擊共黨。

當時，軍事專家提出建議，應即佔領有重大戰略價值之奧冷尼

巴姆等要塞，但因上述「和平革命」策略而未被採納。此種非戰政策，使克港蒙受不利，而無形中助長共黨封鎖政策，使革命組織「孤立無援」。而且近在咫尺之彼得格勒市工人，因對克城革命起義毫無所知，致受共產宣傳欺騙，誤信帝國主義為革命者之背景。

五 軍事攻防戰

共黨由前方調回之嫡系部隊，集中於賽斯特洛克、里西諾斯及哥爾卡等要塞地區，對克港完成包圍態勢。任命杜哈契夫斯基為總司令，並徵調最優軍事專家，研訂攻城及封鎖計劃。

三月四日，托洛茨基抵彼得格勒。次晨，致最後通牒，勒令革命組織放下武器，立即投降，並釋放共產黨員。此項通牒由托氏及卡孟涅夫署名。稍後，托氏又對革命組織下令催迫投降，並謂如不投降「即將像亂草一般，把你們斬除」。可見共黨對付異己殘暴之一般。

當時，彼得格勒無政府主義人士曾函彼得格勒防禦委員會主席謝維諾夫，請勿對克港施用武力。并建議派一個五人委員會（包括無政府主義者二人）到克港談判，和平解決糾紛。此項建議未獲答覆。三月七日十八時四十五分，賽斯特洛斯克及里西諾斯要塞首先發砲，轟擊克港。共軍在密集砲火掩護下，由克港南北兩面，利用夜暗發動猛攻。斯時大雪紛飛，芬蘭灣積雪甚深，共軍雖身着白衣偽裝，傷亡仍極慘重。

克港守軍共一萬四千人，防線遼闊，砲壘零散，兵力已嫌單薄，加之糧食不足，外援斷絕，在强大敵軍連夜猛攻及風雪下浴血苦戰，士氣、體力均在消損。其中，對守軍威脅最大者，無過於舉國上下對革命起義毫無反應。因彼等深信一旦戰爭發生，彼得格勒市工人必揭竿而起，革命浪潮將波及全國。三月十一日克城「消息報」即沉痛的說：「吾人決不信克隆斯達起義之巨響，喚不醒彼得格勒及整個俄國。」

共軍支援部隊及後勤供應源源不絕。反之守軍情況除前述困難外，克港要塞及砲壘之構成，多不合用。此項工事構築之目的原在保衛彼得格勒，抵抗海上敵人；且為預防陷入敵手，其後背工事故意不予強化，並使克港置於哥爾卡等要塞及沿岸砲壘編成之火網內。因之，守軍抵抗東、南方敵人，最感吃力，犧牲亦大。

三月十至十五日，共軍利用夜暗，在南、北兩岸猛烈砲火掩護下，實行猛攻，但仍未得手，且傷亡慘重。在戰場遺屍中，僅軍校學生屍體即達數百具。

共軍顧慮芬蘭灣解凍，加緊猛攻。在杜哈契夫斯基策劃下，三月十六日利用夜暗，改由東、南、北三面以人海戰術猛衝，戰況空前激烈，雙方傷亡均極慘重。三月十七日，克港部份砲壘遭共軍佔領，共軍趁勢擴張戰果，於守軍疲憊混亂之際，以優勢兵力鍥入守備較弱之彼得格勒門。此時，共黨份子在由庫茲敏及萬里雪夫領導

「消息報」發表「讓世界知道」一文，指責共黨武裝暴行，呼籲和平解決糾紛。並聲明，克港軍民之目標在爭取蘇俄勞工大眾之福利，倘不獲勝，願與城偕亡。

三月八日，革命組織以報紙及廣播號召共軍起義，未見效果，頗感失望。

下乘機內應，展開劇烈巷戰。

戰鬥延至十七日深夜，除少數守軍經冰面突圍逃入芬蘭外，多數戰死，亦有極少數被俘處死。

三月十八日，共軍完全佔領克隆斯達區，派狄本科為政委，負責「肅清叛逆城市」，展開報復和屠殺。大批市民受害。

六 研 析

克港起義共歷十七日，茲研析其失敗原因如左：

(一) 革命組織之目標欠鮮明，立場欠嚴整。對共黨之優容態度，目的雖在為統戰與分化，但因整個政治目標不明，敵我界線不清，無法獲得廣大反共民眾之支持，統戰策略亦無實效。且使共黨留存革命組織內部，造成組織本身之荏弱，致遭受內變之累。

(二) 「非戰主義」使戰略陷於被動地位。革命方面，既未乘彼得格勒工運澎湃，共黨無力控制之時予以掠取，改變戰略態勢，擴大革命力量；又未積極備戰，攻佔克港附近要塞，加強工事修築以自保；終致因戰略被動，陷於挨打地位，慘遭聚殲。

(三) 在策略上，革命組織重工人而輕農民，且對工農羣衆均未有效連繫和運用，使革命組織陷於孤立無援。例如，革命口號悉為爭取抽象之「自由權利」，對工農切需之麵包及農民反對最烈之餘糧收集制度，均未明顯提及。

(四) 在方法手段上，革命組織錯失甚多，諸如：民運及兵運工作漫無計劃，雖曾採取若干措施，因保密不慎，方法拙劣，徒招犧牲，毫無效果；心戰宣傳所用方法及工具均嫌乏力，致無法及於羣衆；情報與反情報不靈，對共黨之「討伐」計劃及兵力調動既無所知，對潛存克城之共黨組織又疏於防範，致變生肘腋，影響戰鬥甚大；俘虜處理不當，對在押之重要共黨份子，於戰況緊張之時，未作

適當處理，致釀成內變之領導中心；軍隊素質欠佳，水兵多係新補充之農民，訓練不够，戰鬥經驗不足，無法與精練之紅軍抗衡。且在指揮上既缺少優秀之指揮官，復以委員會組織代替軍隊司令，自難收統一、集中之效。

(五) 後勤補給方面，不僅糧食不足，即其他軍用器材裝備亦極困難，最重要者，因缺乏破冰船，未能阻止海上來襲之敵人。

(六) 連繫協調方面，與俄境內其他地區之反共起義未取得連繫，與國外之反共組織亦未協調，使革命組織陷入於孤立無援之地，影響士氣民心至大。

以上僅就革命方面檢討。在俄共方面，促成勝利之因素甚夥，簡言之，革命方面之缺點，多屬俄共之優點，毋用詳述。惟須特加指出者，俄共於砲聲中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（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至十六日），實行大胆「退却」，其「新經濟政策」之通過與實施，對躍躍欲動之俄人，曾發生强大之安定作用，使鎮壓克隆斯達起義之軍事行動，立於不敗之基礎。

從上述史實和研析中，吾人可獲得如左之經驗：

(一) 共黨對異己之政策為「趕盡殺絕」，所謂「和談」「讓步」等祇是為準備攻擊，製造優勢之手段。因之，反共革命乃生死搏鬥，必須目標鮮明，立場嚴正，絕無姑息妥協之餘地。

(二) 在共黨暴力統制下，人民反共革命之爆發已非易事，爆發後之生存發展更屬不易。因之，除有計劃策動反共革命，並使之於預定之時地爆發外，並應掌握有效之武裝與政治作戰部隊，以有效方法適時支援，裏應外合，一舉成功。

本文參考資料：一、俄共黨史：一九六〇年一月北平版。二、蘇維埃俄羅斯史：左爾格·萬·盧赫著。三、世界現代史Dr. W. C. Langsam著。四、俄共三十年批判：史丹伯編著。